

# 武则天

5

从三岁到八十二岁

不杀人就会被人杀，  
不称帝则死无葬身之地

武则天一生的每一天都在进行  
生死决斗，最终以八十二岁  
高龄，颐养天年。

王晓磊 著



# 武则天<sup>5</sup>

从三岁到八十二岁

不杀人就会被人杀，  
不称帝则死无葬身之地

武则天一生的每一天都在进行生死决斗，最终以八十二岁高龄，颐养天年。

王晓磊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武则天 :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: 大全集 : 全 6 册 /  
王晓磊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6  
ISBN 978-7-5594-1916-3

I. ①武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武则天 ( 624-705 ) —  
传记 IV. ① K827=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8958 号

书 名 武则天 :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: 大全集 : 全 6 册

---

著 者 王晓磊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盛 亮 黄迪音 万梦雪 沈 骏 高一君 黄靖文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文化

版 权 读客文化

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37

字 数 2003 千

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916-3

定 价 339.90 元

---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7681002 ( 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 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引 子 · 1

第一章 李显太平双双大婚，媚娘李治双喜临门 · 15

第二章 媚娘再掀风暴，借裴炎之手打压重臣 · 38

第三章 媚娘密谋迁都洛阳，怂恿李治嵩山封禅 · 60

第四章 李治病危，大唐边防告急 · 84

第五章 李治东都驾崩，媚娘亲揽摄政大权 · 107

第六章 李显继位，媚娘从中作梗 · 124

第七章 媚娘废黜李显，震惊满朝文武 · 144

第八章 李旦成为新皇，媚娘光宅改制 · 164

第九章 徐敬业扬州叛乱，裴炎心怀异志 · 192

第十章 媚娘诛杀裴炎，两月平定徐敬业叛乱 · 212

第十一章 媚娘宠幸男宠，以备“非常之用” · 230

第十二章 媚娘大兴告密之风，朝堂风声鹤唳 · 255

第十三章 媚娘天女造势，为称帝制造舆论基础 · 276

- 第十四章 媚娘自封圣母神皇，李唐宗室密谋造反 · 302
- 第十五章 李冲李贞起兵失败，媚娘大开杀戒 · 318
- 第十六章 媚娘修建明堂，女帝呼之欲出 · 336
- 第十七章 媚娘清除异己，李唐宗室已无完卵 · 367
- 第十八章 臣民请愿李旦逊位，媚娘登基“众望所归” · 386
- 尾 声 · 404

## 引子

永隆二年（公元681年）春，洛阳。

世人皆知长安西市之繁华，其实洛阳的东市也不遑多让。若追根溯源，自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建都洛阳，那时东市已经应运而生，因西晋八王之乱逐渐荒疏，至北魏孝文帝再度迁都于此，更始复兴，隋唐以后愈加繁盛。当今在位的天皇李治、天后武媚确立洛阳为东都，先后六次驾幸，又增建上阳、合璧等宫殿，帝王之气逐渐显露。加之洛阳居天下之中、据运河之利，淮南之盐、燕代之裘、巴蜀之锦、南海之珠无不纷呈，甚至天竺、倭国、新罗、大食的商客也不辞万里纷至沓来，自然市集兴旺、商贸大行。

此刻虽是午后慵懒之时，东市的热闹却丝毫不减，做买卖的车水马龙，不单有携来四方奇货的名商大贾，更有不少寻常百姓，带着自家织的桑麻布匹在路边等候买主；售卖胡饼、饅头的摊棚香气扑鼻，时而有云游的僧侣沿门托钵，乞讨求财；还有几个耍百戏之人，耍枪弄棒，吞刀舞剑，锣鼓喧天，丝竹齐鸣，博得路人一阵阵喝彩。而在市集东南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正有许多人簇拥一处，有男有女说说笑笑，甚是热闹。

原来人群中有个小摊，摆着柴胡、当归、黄芪等药材。这只是一副挑子的小买卖，草药也未经加工，连根带土极是粗糙，之所以引人围观，全凭那位相貌英俊的卖药郎——此人二十出头，身高七尺，细腰窄

背，有一张棱角分明的宽额大脸，高鼻梁，厚嘴唇，双眸深邃，一对浓墨般的剑眉斜插入鬓；虽说穿的是粗布衣，发髻也是胡乱梳就的，却更能衬托出他健壮的身躯；衣襟半敞，双袖高挽，露出手臂坚实的肌肉，因奔忙在外皮肤晒得黝黑，烈日之下汗流浹背，越发显得锃亮。

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他的相貌体魄，还有他的笑容，热情而朴实，洋溢着豪爽之气。围观者似乎根本不在意他卖的什么，只想多看这人几眼；他自己也明白这点，故意指天画地侃侃而谈：“体乃人之本，纵有天大本事，没个好身体终是无用。晋悼公九合诸侯，霍去病威震匈奴，吴周郎火烧赤壁，陈文帝文武双全，这些明君良将都因身体不佳早早亡故，还不是空负一腔壮志？远的不必提，就说我朝孝敬皇帝，他乃太上老君转生，不到四岁入主东宫，坐享江山乃是铁定的，放眼天下谁不敬仰？就因为得了一场冤孽的病，二十出头便骑鹤仙去，无边富贵抛与旁人。啧啧！多遗憾啊……”

众人无不点头，皆有惋惜之色——孝敬皇帝就是前太子李弘，乃是死后追封为帝，他性情温良、学识优异、仁厚忠孝、体恤黎民，无论朝廷还是民间对他的评价都很高。惜乎好人偏偏命短，因罹患瘵疾，二十三岁便英年早逝。天后所生次子沛王李贤承继东宫，可还不到四年又闹出一桩扑朔迷离的谋反案，被废为庶人。关于此案朝野议论纷纷，有人说谋反证据确凿，有人说是父子相疑所致，更有人说是天后忌恨儿子故意构陷，沸沸扬扬莫衷一是。无论真相如何，东宫屡屡易主终非好事，若算上早年被废黜赐死的李忠，至今已更换四个太子，此等立嗣波折古所未有，还不知新任储君李显能不能长久呢！

众人正思忖，卖药郎突然提高声音，抬手朝人堆里一指：“那位仁兄说什么？求神拜佛可保平安无恙？”其实根本没人搭茬，他这是自说自话，“卖药的不敢亵渎神灵，不过佛祖菩萨也实在是忙，又要普度众生，又要降妖伏魔，又要保佑社稷，又要做媒送子，生病也去求他们，真怕忙不过来啊！再说也未见谁的病真是神佛医好的，倘若吃斋念经可防百病，那几百年下来，现在街上岂不只剩和尚了？”这番话把在场之人逗得哈哈大笑。卖药郎是故意转移话题，一来宫廷之事非他所敢多言，二来他实在没学问，连字都不识，周瑜、陈蕃等古人之事皆是道听

途说，若有人刨根问底他就露怯了，所以说两句诙谐之言，大伙一笑便无心穷究——这小子实在油滑！

“帝王家成天精米细粮，多少御医伺候着，还不免闹出什么风疾瘵疾。咱们平头百姓吃五谷杂粮，生病的人更是不计其数。”他渐渐话归正题，“您若有个头晕脑热、肩酸腿疼、闪腰岔气，可就用得着我的药啦！即便没病，吃些补品也大有益处。不信您瞧我……”说着他攥起拳头，故意在自己胸口重重打几下，咚咚有声，“结实不结实？我家三代行医，深知岐黄之术，我自小就懂得以药补体，若不然怎能这般精壮？”

他自吹自擂夸夸其谈，围观之人有听着不耐烦的，扭身要走，卖药郎见此情形眼珠一转，话锋又变：“不过话说回来，筋骨再强也得为衣食奔忙。莫说我这小药郎，就是朝廷何尝没点儿难办的事？去年冬天突厥又叛乱了，朝廷派出十几万大军，本以为马到成功，哪知充当先锋的右卫将军曹怀舜求胜心切，本想奇袭敌营争个头功，反中了敌人奸计，被困在横水，幸亏幽州都督李文暕赶去营救，这才勉强逃回，折了许多兵马，真叫人憋屈啊！”说着他蹙眉顿足，一副愤愤难平之态。

此事说来话长，调露元年（公元679年）五月，臣服大唐的东突厥发生叛乱，朝廷以礼部尚书、右卫大将军裴行俭为行军总管前去平叛，一路凯歌连战连捷，不料即将大功告成之时吐蕃兴兵来犯，只得半途而废。叛军首领阿史德温傅成了漏网之鱼，侥幸逃往阴山，仅仅一年光景声势复振，又拥立突厥贵族阿史那伏念为伪可汗。李治只好二度派出裴行俭，统领曹怀舜、李文暕等将前去戡乱，乃至横水之败。

别的话题也罢，兵戈之事没人不关心，连那几个想走的人也定住脚步——近年朝廷用兵不顺，薛仁贵、李敬玄两次惨败于吐蕃，损兵二十多万；攻打辽东之地反被新罗坐收渔利，趁势一统三国；西域四镇几度得失，打成了拉锯战；靺鞨、契丹、铁勒等部朝秦暮楚，西突厥从来就不安分，如今连东突厥也一再叛乱。

连年征战兵员不足，朝廷又大肆招募百姓入伍，在场围观者便有兄弟子侄从征殒命的，听了卖药郎的话议论纷纷，有的咒骂叛贼，有的埋怨朝廷用人不明，还有的痛心疾首连声叹息。但围观者众多，其中也有



消息灵通的，当即反驳：“卖药的信口浑说！我家便有亲戚在军府，前几日接到军报，打了一场大胜仗。你怎说败了？”

卖药郎等的便是这一问，紧锁的眉头立刻舒展，抖擞精神道：“你性太急，我还没说完呢……当然胜啦！裴行俭大将军用兵如神，焉能不胜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阿史那伏念只顾着对付曹怀舜，殊不知裴大将军早布下计中计。”他越说越兴奋，顾盼神飞手舞足蹈，“趁叛军在横水玩命之时，裴大将军亲率兵马奇袭敌人老巢金牙山，这便是调虎离山捣其虎穴！”

“好！”众人精神一振，大声叫好。

“列位想想，从幽州到塞外金牙山一路有多远？我上下嘴唇一碰说得容易，裴大将军可辛劳得很。”其实究竟多远他也不知道，一个卖野药的晓得多少军国大事？不过是编故事而已，“这一路莫说敌军，就是狼虫虎豹也够骇人的，穷山恶水山妖鬼魅，全是险阻！可咱裴大将军不但运筹帷幄，武艺也不凡，当先开路勇往直前，奋战七天七夜闯了过去。堪堪已至金牙山，连阿史那伏念的牙帐都觑见了，忽然迎面冲来一队人马，有个敌人手持一对车轮那么大的板斧拦在我军之前……”

“嚯！何人这么凶？”

“叛军中一员悍将，有拔山举鼎之力，奉命留守老巢，叫……”他无暇多思，低头朝摊上扫了一眼，“名叫暹江棘喇！”

“什么？叫‘鲜姜极辣’？他那副将许是叫‘黄连甚苦’喽？你小子太会胡诌。”

众人一阵哄笑，卖药郎却道：“那些首长俱是拗口名字，我怎记得清楚？随便取一个，大家听着顺耳就罢了……话说这块鲜姜，着实不是糠包菜！生得青面红发、阔口咧腮、身高过丈、肚大十围，一对大斧三百斤，抡起来呼呼带风，落在地下能砸出坑，吓煞人啊！咱们三军将士猛然撞见也有些怕，裴大将军却丝毫不惧，都不屑与他动手，回头问众将‘谁替本总管取他首级？’话音未落有一员大将高声嚷道‘末将愿往！’说罢催马出阵。你们猜是哪个？原来是……”

方才插话的那位看客又道：“莫再胡诌啦！”

“你怎知我胡诌？”卖药郎狠狠瞪他一眼，“这员大将大名鼎鼎，

乃是丰州都督程务挺，听说过没？”

“有的有的。”看客脸一红，“他父程名振便是我朝名将，昔年曾威震辽东，杀得高丽人闻风丧胆，就连薛仁贵都是他的马前卒。”

“这话才对！”卖药郎一拍大腿，接着道，“程家父子皆是英雄！程务挺请令出战，催马拧枪奔那贼而去。”说着他也顺手抄起扁担，舞动身形学搏杀之势，虽非行伍身手却也灵活矫健，闪展腾挪颇有几分模样，“凭他什么大斧子，挡不住程务挺的神枪，一个霸王摔枪式，震开那贼手腕，两马错镫再一个回马枪，正中那贼咽喉……”

“不对！俩人已交马，刺的该是后心，怎中的咽喉？”

“糊涂！”药郎把扁担一扔，强辩道，“方才第一枪，贼将已招架不住，一把斧子撒了手，故而回头观看。难道你身上东西跌落了，不回头瞧瞧？”众人又一阵哄笑。

“总之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程务挺勇冠三军所向披靡，把叛贼的老窝端了，粮草辎重缴获无数，还抓住了阿史那伏念的妻儿老小。伏念、温傅二贼还傻呵呵地在横水开庆功宴呢，消息传来惊得肝胆俱裂。伏念吓得酒杯落地，搓着手团团转；温傅倒沉得住气，坐在帅位上一动不动……”

“这家伙老奸巨猾，两次叛乱皆因他起，莫非又有诡计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”卖药郎微微一笑，故意朝站在切近的几个妇人挤了挤眼，“温傅吓尿了，怕人看出来，所以没动。”

妇人们立时发出一阵轻笑。

卖药郎又环顾众人，正颜厉色道：“裴大将军深知敌不可纵，当即又派张虔勳乘胜追击。那张将军也是万夫莫敌的勇将，他此去便如猛虎扑食、无常催命，必能取下二贼狗头！咱们天兵天将天威赫赫，什么吐蕃、突厥，再猖狂也不过一时得势，大唐疆域广袤，英雄辈出，迟早一日必打得他们哭爹喊娘、叩首乞降。咱们大唐百姓定能安居乐业、永享太平！”

这番言辞大快人心，大家听得痛快，喝彩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：

“好！说得好啊……”

卖药郎撩起衣襟擦了擦汗，待喝彩稍息，忽然瞪大眼睛神秘兮兮

问：“你们可知裴大将军得胜还朝之日先见何人？”

这问题出乎意料，众人面面相觑，沉寂好一会儿才有个声音道：“奉诏出征，归来当然先见天皇……还有天后娘娘。”天皇罹患风疾长年不愈，天后伴君临朝，近年声势日盛，尤其李贤被废后更是大权在握，就连普通百姓也早有耳闻。

“废话！”卖药郎打趣道，“不见二圣，难道去见你老子娘？我是说除了面圣，最想见的人是谁？”

众人又交头接耳一阵，还是猜不到，有性急的忍不住问：“莫非你知道？”

“知道！”卖药郎腰杆一挺，“当然是最想见我喽！”

“你？！哈哈，见你这穷药郎作甚？”

“你们哪晓得？凡军中汉子，百战百胜也没有一辈子不受疮的，即便无伤，也要养壮筋骨。诸位知道为何裴行俭、程务挺、张虔勖都如铁打铜铸的一般么？皆因吃了我的药啊，大伙快瞧瞧……”他绕了一圈又把话题绕回来，蹲下身摆弄着草药如数家珍。围观者发出一阵败兴的嘘声，便要散开。

“且慢！”卖药郎高叫一声，“各位暂留一步，不是我憨皮赖脸，实是等着米下锅。您瞧我这半日口沫横飞四鬓汗流的，你们看了难道不心疼？有人听出我口音了吧？实不相瞒，我是京兆人，家里三代行医。按说长安近在家门口，何以要来东都？因为咱洛阳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，山好水好人更好！我到这儿一瞧，男子们个个俊逸倜傥，娘子们个个如花似玉，老人家全都硬硬朗朗，少年人尽是慷慨豪杰。鸟儿捡着高枝飞，连咱天后娘娘都爱洛阳，年年哄着天皇来这边，我这小药郎还不屁颠屁颠跟着来？就为沾此地的人气！诸位都是仁人君子，有善心更有眼力，瞧瞧我这些药，都是地道的东西。快看这棵人参，全须全叶，真正的百年……”

“别说啦！”有位白须老者早看穿他的把戏，“快留着那萝卜根子腌咸菜吧。瞧你小子嘴甜，拿着吧。”随手扔几枚铜钱，转身而去。其他人有样学样，也都掷下钱才走，尤其几名妇人，特意多给了些，临走还不忘嘱咐：“明儿还来哟，说段更热闹的！”

卖药郎满面堆笑连连作揖，待她们散去赶紧数钱——方才那番话半真半假，他确是京兆人，却并非世代行医，而是普普通通的农户。他的身世倒也可怜，幼年父母双亡，又没什么亲戚，全靠自己生活。因无人教养误交一帮无赖子弟，耍耍闹闹不务正业，把仅有的几亩田败得精光，于是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。咸亨二年关中大旱，京兆百姓纷纷逃往河南就食，别人事过之后就回乡了，偏他无家无业无亲无故，又见洛阳是个花花世界，索性赖下不走了；寻不到营生，就在北邙山胡乱挖些野药，连蒙带骗地叫卖。与其说是卖药，还不如说是卖口，全仗着能会说道又有副好皮囊，博大家高兴挣几个钱。

托裴行俭、程务挺之福，卖药郎今天的生意极好，拢了拢钱足有小半吊，吃肉喝酒有富余，赶紧囫囵揣好，欲招呼其他路人故伎重施，再挣一双新鞋穿，却见行人转稀，许多摊子都收了；抬头一望，不知不觉间浓云盖顶，一场大雨即将倾盆而至。

“老天没眼，不让我发财啊！”卖药郎骂了一句，心下犯难——他这等流民怎住得起洛阳城？不过是在城郊十多里外搭间柴棚。这会儿收摊回去，跑不到家就得淋成落汤鸡，如何避此水劫？忽然脑筋一转，想起个巧宗儿，有个地方不但能躲雨，还能逍遥快活。

他拿定主意连忙收摊，先至不远处的水井，洗去满面灰尘，梳理散乱的鬓发，继而担起挑子往西而去。眼见天色越来越阴，他也加快脚步，一溜小跑奔过安业坊、崇业坊，来到洛阳城最西边——以他的身份本不该出现在这一带。因为洛阳皇宫在西北角，皇宫以南多是高官贵族的府邸，如天后之母杨氏生前所居、后来改为佛寺的那套宅院就坐落于这一带的教义坊。住这附近的人岂会看得上他的野药呢？

卖药郎另有目的，直跑到一座豪华气派的大宅前才放缓脚步。这座府邸坐北朝南、高阶朱门、雕梁画栋、斗拱飞檐，两旁立着精美的石灯笼，檐下应差的仆役就有十多名，个个衣着鲜亮、腆胸迭肚、高谈阔论、趾高气扬。仆人都这般不可一世，宅邸的主人又是何等人物？其实门上有匾，写得清清楚楚，无奈卖药郎不识字，也没心思知道写的是什么，反正不走正门。他故作漫不经心，哼着小曲从众人面前经过，然后迅速拐进夹道，贴着墙根又往前疾走一阵，来到一扇不起眼的小门前。

此时天色已阴得如锅底，药郎心下甚急——糟糕！门没开。已走到这里，回家更远了，看来得碰碰运气啦！

想至此他深吸一口气，扯开喉咙大喊：“卖药喽！人参、肉桂、黄芪、白芍，祛病保命，延年益寿……”喊罢一声，盯着门等了等，见毫无动静，心中焦急又喊第二声。

哪知“卖”字刚出唇，门突然敞开，有个女子一窜而出，朝他连摇头带比划：“别嚷！别嚷！”

卖药郎见她出来，暗自庆幸，讪笑道：“这规矩是你立的，怎又不让我嚷？”

“我能听见便可，谁让你这么大声？跟杀猪似的，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地方，惊动我家主人怎么得了？”

药郎嘴上如同抹了蜜：“谁管你家主人？我一心只想着你。”

“呸！”那女子朝他啐了一口，却已忍不住露出笑容——她年岁约莫二十六七，穿一袭半旧的纱裙，相貌一般，身材也不是很好，但双目灵动、举止活泼，倒也俏皮可爱。

其实卖药郎对这女子也不了解，只知她叫银儿，是这府里的婢女。相识是在半月前，那日他也跑去东市卖药，银儿在旁观看，众人散去银儿却不走，挤眉弄眼一个劲儿说笑。莫看卖药郎是个穷汉，只因长相英俊、身强力壮，艳遇倒是不少，在家乡就和好几个妇人勾三搭四，他留在洛阳不走，不知乡里有多少男子拍手称庆。当日一见银儿满面春色没话找话，就知好事又来了，赶紧收摊跟着走，佯装糊涂被银儿引进这宅院，在柴房里厮混一夜；银儿给他偷来肥鸡美酒大快朵颐，临别还赠了一斗晶莹剔透的好粳米。有吃有喝，财色兼收，这还不是天赐的美事？

银儿更是意犹未尽，主动定下暗号盼他再来，药郎却没再来——事情倒是不错，可偷偷摸摸太不方便，柴房里藏一夜，连高声讲话都不许，次日天不亮就得赶快溜。药郎是个无拘无束、大说大笑的人，晚间还常寻同道赌上两局，在黑黢黢的柴房里忍一宿太过憋屈，再者银儿又不是什么倾国倾城之人，没两天就忘了；直至今日要寻避雨之地才想起，反正下雨哪儿也去不了，索性“战”个酣畅淋漓，一觉睡到明儿天亮。

银儿见他来了甚喜，却故意嗔怪：“你呀，一身力气全无用，就靠

那张嘴。说得好听，其实早把我忘了。”

“莫冤枉人，我心里一直念着你呢。”卖药郎左右瞻顾，见没别的路人，把挑子往门边一撂，凑上前放胆调笑，“我虽是靠嘴挣钱，但这身力气也不白长。有没有用，你心里还不清楚？上回……”

“少胡说！你死哪儿去了？为何今日才来？”

“这几日买卖好，东市的人抢着我的药买，所以……”

“骗谁呢？”银儿往门上一倚，撇嘴道，“就你那些烂草根子，哪个不开眼的肯买？”

卖药郎越发凑前几步，挤眉弄眼道：“我的药不好，可我有一根祖传的宝贝药杵，任什么药材拿这根杵一捣，保管酥酥脆脆，吃下去浑身舒畅百病不生。不信？你摸摸……”说着攥住银儿手腕，往自己裆下摸。

“你这淫贼，找死啊！”银儿口中斥骂，但手摸到那物件，身上顿时一麻，双颊醺醺然转红。

“如何？”药郎就势将她揽在怀里，“我这根杵不输金刚韦陀。韦陀的杵降妖除魔，我这宝贝却专伺候女人。一会儿我念个咒，让这宝贝硬起来，开山裂石横扫四方，那才受用呢。”

其实银儿也是满腹苦水——按说她这般年纪早该有丈夫了，即便身为奴仆也应婚配，只因她家主人是个寡妇，身份尊贵、年纪高迈，为人又有些刻薄，自己享受不到夫妻之欢，便也见不得底下人有儿女之情，弄得满府婢女跟着守活寡。食色性也，如此空误韶华，天长日久谁熬得住？

好女怕缠郎，何况银儿久早不得甘露，一来心中愁苦，二来欲火焚身，早瘫软在他怀里，也不再口是心非：“我的郎君！幸而你今天来，再迟两日只怕难见。圣驾即将回转长安，我们也要跟着走，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逢。”

药郎见她一脸娇羞泪水盈盈，也不禁春心荡漾，又隐隐听到雷声，更不及详思，在她腮边亲了一口：“别想那么多，得快活时且快活，领我进去吧。”

“嗯……”银儿如中魔咒，抱着他膀子便往门里拉。

院落不大，而且乱糟糟的，与正门的气势雄伟大相径庭，明显是庖厨之地，银儿似乎只是专司饮食的低等奴婢。药郎才不问这许多，有

上次之事他已经车熟路，拥着银儿跌跌撞撞又进了那间柴房。斗室虽小春情无限，箒门虽陋锦瑟和合，木为枕、草为床，四只手乱糟糟揪扯一番，便成就美事。

银儿虽与他亲热，心里却存几分惧意，只因前几日主人跟随圣驾去嵩山少林礼佛，奴婢卫士跟去一帮，她才敢往回带男人；今天主人却在府中，万一不慎小命难保，所以哼哼唧唧不敢作声，卿卿我我间仍倾听外面动静。可没过多久闷雷连响，瓢泼大雨接踵而至，院中嘈杂一片，就渐渐忘了害怕。卖药郎更无所顾忌，摸爬滚打，翻天覆地，鸡鸣狗叫，鬼哭狼嚎……

久旱逢甘露，小别胜新婚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两人兀自缠绵不休，忽听外面有人说话：“咦？这是谁的东西？银儿！银儿！这小贱人又跑哪儿偷懒去了？”

药郎陡然一惊——挑子忘门口啦！

两人慌里慌张一通忙，提起裤子还未系上腰绳，只听柴门“吱呀呀”一声响，有个手持扫帚的老婢女已出现在门口——阳春时节天气无常，外面的云雨倒比里面的云雨收得快，已是淅淅沥沥，此人想必正忙着扫水。

外面亮屋里黑，老婢女也没看清怎么回事，絮絮叨叨便往里走：“你这死丫头，三天两头误事！门口那副挑子是……”说话一半才瞧明白情形，先是一怔，直勾勾望着药郎裸露的胸膛，脸色一阵绯红，随即又由红变白，扔下扫帚，捂着脸便跑。

这举动反把卖药郎逗乐：“你这地方真邪门，一把年纪的婆子难道还没见过汉子？何至于羞成这样？”

银儿却吓得体似筛糠：“完了，偏叫这死心眼的老家伙瞧了去，必然禀告主人。这下死定了……”一语未毕瘫倒在地，泪水滚滚而下。

药郎见她怕成这样，伏在她肩上苦笑道：“别发愁，倘真叫她捅出去，你便说是我强逼的。大不了我挨你家一顿打，就算送交官府，这点儿纠缠不清的风流事最多蹲半月牢，就算将我遣送原籍，照样跑回来做买卖，还能如何？”常在河边走，没有不湿鞋的。他以前偷情也曾被人抓到过，挨过打蹲过牢，这是经验之谈。

“别做梦啦！我家公主岂能饶你？”

“什么？！”药郎惊得目瞪口呆，“公、公主……”

“没见正门外写着‘公主府’么？”银儿哭哭啼啼，“我家公主尊贵得很，论辈分是当今圣上的姑母，偏偏寡如命，克死两位驸马，最见不得我们有私情。方才那婆娘，就是跟着公主守了半辈子寡的，焉有不告之理？莫说你犯了大忌，私人公主府便已是死罪！我也活不成了……”

药郎听了如五雷轰顶，顾不得银儿，立刻蹿起穿衣，无奈早吓得哆嗦起来，好半天钻不进袖子。又听远处已传来呼喊之声，情知来不及了，光着膀子、赤着脚便往外跑，刚出柴房，七八个手持棍棒的仆役已迎面冲来。他虽身强力壮，可心里已经怯了，又架不住对手众多，只比划了几下就被打倒在地。

“好大胆子，敢到这儿为非作歹！活腻歪啦！”也不知众仆役是生气，还是嫉妒他的艳福，朝他身上一阵猛踢。

“饶命啊！小的再不敢了……”卖药郎做买卖时的豪横全没了，只有趴在积水里，护着脑袋苦苦求饶。

有多大的主子就有多大的奴才，这帮豪奴无事还仗着公主的势力作威作福，今天逮着理，还不打个痛快？根本没人听他啰唆，又一阵拳打脚踢，好半天才有人说：“停手吧！别打死。”

“哼！一个臭淫贼，打死又如何？”

“再过两日咱就回长安了，正在收拾东西，这小子此时窜进来，恐怕不止偷人，八成还惦记偷东西呢！把洛阳县令叫来，让他带回去问个明白！”不是这帮人口气大，皆因他们主子地位太高，当今天子的姑母，满朝官员哪个敢开罪？公主府召唤，县令敢不来吗？

“何必费事？这小子敢来咱府里造次，问不问明也得杀。”

“你晓得什么？洛阳跟长安一样是都城，光天化日下竟有人混入公主府，县令是怎么当的？就凭这一条，足可告他个尸位素餐。把他找来，扫扫他面子，也叫他明白明白咱哥几个的威风！以后咱们若有什么事，他还不得老老实实帮咱办？好处多着呢。”

众豪奴你一言我一语商量半天，最后有个似是管家的人说：“这样



吧，把那贱人锁在柴房里，将这小子绑了，禀明公主再说。”早有人预备好绳子，大伙齐动手。可怜卖药郎被打得天昏地暗，赤身露体就被绑上了，捆得结结实实，活像待宰的牲口。

“起来！”众人揪着头发把他薙起来，连踢带打，推搡着前行。这府邸甚大，穿廊过院许多层，卖药郎早就晕头转向，也不知挨了多少脚，栽了多少个跟头，弄得浑身上下湿漉漉的，总算连滚带爬被赶到正堂前，强压着膀子跪在阶下。那帮豪奴也都老实了，站在雨里不敢出声，唯有管家登上台阶，隔帘向里奏报。

话还未说完，就听里面传来一个阴沉的女子声音：“无用！这等事还来问我？打死便是！”

卖药郎听得清清楚楚，忍着浑身剧痛大嚷大叫：“饶命！公主饶命啊！小人是卖药的，不是淫贼！求您开恩，就、就当我是个屁，把我放了吧。”死到临头他真有些口不择言了。

众人拥上来又要打，却听堂内传来一阵笑声，似是公主一辈子没听过这等粗鄙之言，被逗乐了。卖药郎不放过丝毫生机，滔滔不绝喊个没完：“冤枉啊！是府里婢女勾搭，我才来的，若知道您老的规矩，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来啊！我爹死得早，家里尚有八旬老娘，寡婶、寡嫂、寡妇小妹、寡妇弟妹……”他方才听银儿说公主守寡，也编出一大群寡妇博取同情，“寡妇之家难处多，随便扫扫就一车。她们全是无依无靠的苦命人，我死了她们也得饿死，您饶了小的就是饶我们一家子。以后我天天给您烧高香，保佑您长命百岁，修成个活菩萨……”

“乱嚷什么！”管家厉声呵斥，“把他给我……”

“且慢。”门帘一挑，公主竟由侍女搀扶着走了出来——这位公主年纪已不轻，虽说衣装华丽、珠光宝气，难掩岁月沧桑，一张圆脸遍布皱纹，满头发丝如秋霜，至少有六十岁；身量不高，体形臃肿，锦衣绣裙紧绷绷的，实在与“美丽”二字不沾边，但胸脯挺拔、趾高气扬，举手投足间透着傲然贵气，不愧是皇族之人。

她一出来，药郎反倒不敢再嚷——这府里规矩这么大，万一惊了这位的驾，恐怕死都死不痛快。赶紧低下头，只口中不住默念：“您老开恩，饶小的一命……饶小的一命……”说话间一双绣花面的凤头履已慢